紅樓真夢/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回　青埂峰故知傾肺腑　絳珠宮慧婢話悲歡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玉和賈蘭同在至公堂交了試卷，一路出來。賈蘭因首場二三篇做得不甚愜意，還在那裡談話。寶玉笑道：「放心罷，你是必中的，將來還要早達。」賈蘭道：「二叔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中了就完了！有什麼說的。」又見賈蘭身體尚小，背著考具，有不勝之態。笑著對他說道：「你這擔子太重，可惜我不能幫你了！」賈蘭只當戲言，並不在意。二人說笑著走到了龍門，正趕著放二牌，那些考生都繳了照出簽搶著出去。

只見萬頭攢動，如人山人海一般。

寶玉故向人多處擠去，一岔就離開了賈蘭。剛出了「天開文運」的牌坊，遠遠的瞧見李貴等站在那裡，連忙把頭低下，混在人群裡。你擁我擠，好容易才闖出來，幸喜他們沒有看見。

走到僻靜處將考具放下，又到冷舖子裡買了一件估衣，一頂草帽，連忙換上。還怕被人看出，一路總把袖子籠著嘴，裝做怕風沙的樣子。眼看外城門的望樓就在前頭，心想這一出城可就躲過去了。偏偏迎面來了一輛朱輪後擋的官車，跟著好幾匹從騎，坐在車裡的正是他舅舅王子勝。心裡捏了一把汗。剛巧身旁有幾只馱煤的駱駝，寶玉將身隱在駱駝背後。一晃兒，王子勝的車馬就過去了。

這才趕出城門，一溜煙向空曠處跑去。猛聽空中說道：「等你多時，還不走麼？」正在驚愕，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已現在眼前。寶玉忙即倒身下拜，口稱師父道：「弟子也知是該走的時候了！但未得拜別老父，如何能了此心願？」茫茫大士道：

「來去了了！這也是當然的，且隨我來。」當下就引寶玉至前面柳樹林中，抖擻廣袖，落下一領袈裟，還有僧衣、僧帽。眼瞧著寶玉道：「你就改了裝罷！」寶玉大喜，即在林中更衣，拜謝，隨從茫渺二人飄然而去！一路走得甚速，也不知過了多少城鎮，只像騰雲駕霧似的。果然，在毗陵驛遇見賈政，到船頭上拜別一番。前書已表，不必細敘。

且說寶玉別了父親，心中悲喜兩念循環起落。喜得是超登覺岸，異日度引可期；悲得是目下長離，顧復之恩一時難捨。

只聽茫茫大士喝道：「塵緣已了，還胡想些什麼？」寶玉聽著，立即警悟。忙即收攝心神，掃空凡想。渺渺真人又從囊中掏出仙丹一丸給他吞下，滿口生津，頓忘饑渴。

途中所見，都是蒼崖翠壁，有許多奇樹長林，風景多幽，心懷轉曠。其間也有仙人窟宅，或是兩澗中架起的飛閣；或是絕壁上蓋起的崇樓。遇著的人或是羽衣霞佩；或是卉服草冠。

都與世間妝束不同，彼此也不相聞問。又不知走了若干里，忽然翻過了一層高山。那山石形勢更覺奇崛，有的像孤鶻盤空；有的像奇鬼森立；有的攢岩架虛，欲落不落；有的奇峰縹緲，乍近乍遠。寶玉天機靈妙，便知是到了大荒山了。

那山裡最奇的是一座懸崖，遠看著聳青千丈，高入雲中，及至走近來看，卻只有四五丈高。那上頭長的各色樹木，紅黃青翠，無色不備，就像天然的一段錦屏風。寶玉見了非常欣賞。

向茫渺二人細問，方知是無稽崖，也算大荒山一個名跡。

過了懸崖，從山徑曲折進去，迎面陡起一峰，青翠欲滴。

峰前都是古松，高高下下，疏疏密密，飛騰的好像舞虬，磐礴的又如潛豹，奇態不一，並無雜樹。茫渺二人引他穿過松林，度過一道曲澗，迤邐行去。忽見山坳裡有一洞門，進至洞內，苔花深鎖，石乳周垂，十分幽靜。

渺渺真人喚了一聲，便有一道童迎了出來，相貌宛似柳湘蓮。寶玉怕認錯了人，不敢招呼。近前一看，果然是他，不禁狂喜。忙叫道：「柳二哥，你倒先來了。」湘蓮見是寶玉，心中不免詫異。因師父在前，未便細細盤問，只說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如何也來這裡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來得我就來得，這有什麼可問的呢？」

二人隨著師父先到一間石室，便是茫渺二人的居所，室中只有木魚、蠅拂及佛經、道[illegible]之類。渺渺真人常坐的一張木榻，茫茫大士卻只一個蒲團，二人坐定。問湘蓮道：「我們去後可有何事？」湘蓮道：「並無別事。只空空道人來此，看了一回石頭，問知兩位師父都不在家，便自去了。」茫茫大士道：「他領他到你那裡瞧瞧去。你們本是舊交，若合適就同在一處住著，省得另外安頓。」

寶玉隨湘蓮走至洞後，也是一間石室，室中鋪著草薦，卻還乾淨。寶玉道：「這裡就好，咱們在一塊兒住，省得悶的慌。「湘蓮瞧著寶玉笑道：「你是從富貴場中來的，不比我是浪蕩慣了，既來到這裡，也只好屈尊罷！」寶玉道：「柳二哥又說笑話了，既出了家，還能跟在家裡一樣麼？那些話都說不著啦。

湘蓮道：「不是說笑話，我是替你擔憂。你在家裡，丫頭、小廝們伺候慣了的，如今要自己收拾屋子，連砍柴打水都要自己奔去，如何受得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俗語說的『隨鄉入鄉』，你別以為我只能享現成，不能受磨折的。古來成仙、成佛的人，那一個不是從刻苦中來？那釋迦牟尼佛還是一位王子呢！」湘蓮笑道：「說得到得要做得到，你若做到了，我才佩服你呢！」從此，寶玉便在青埂峰與湘蓮同居。日間聽他師父講些元機淨理，夜間各自打坐。過了一兩個月，湘蓮冷眼看他，倒真能服勞耐苦，心中暗自歎服。

那茫茫大士雖然教他許多功課，卻不曾替他剃度。寶玉向來性急，那天在師父前侍立，趁便說道：「弟子來此尚未落髮，還求師你依法剃度，永表皈依！」茫茫大士道：「持佛在心，一心奉佛，便與佛日近。所謂六根清淨，也不在頭髮上說，何必定要落髮呢？」寶玉又求至再三。茫茫大士道：「佛門廣大，豈有不容，但是成就與否，也在各人緣法。你終究不是佛道中人，此時落了發，將來還要留起來，豈非多此一舉！」寶玉

以為師父疑他戒律不堅，忙跪下垂涕自誓道：「弟子來此，斬釘截鐵，一無回顧，若將來有隳戒律，願甘泥犁之罰。

難道師父還不能見信麼？」茫茫大士道：「你志向甚堅，將來一定另有成就。此中也有緣法，也有因果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你就徹底了悟不是我不成全你了！」寶玉不敢再說，卻更添了疑惑，背地裡又私問湘蓮，湘蓮道：「這是未來的事，我那裡有未卜先知的分兒。古語說得好，『不問收穫，只問耕耘』，你只修你的便了！」

那天晚上，湘蓮睡下。寶玉尚自靜坐，想起日間師父的話，雖然藏頭露尾，照那大旨看來，我修佛是無望的，將來不知如何歸結，心中忐忑不寧。因此，又想到家裡，頭一個是襲人，那個人不像守得住的。況且太虛幻境又副冊上，分明說的是「優憐有福，公子無緣」，不定嫁給那個唱戲的。這也是個定數，算來與我無乾的了。只是苦了寶釵，幸虧她素性豁達，目下又已懷妊，果然能生個好兒子，也算有了倚靠。又想起賈政、王夫人俱年過半百，太太一生心血，只注在我一人身上，我走後不知要如何傷痛。古來高行僧佛，固然有超度父母借此報恩的，我若修佛不成，可還有什麼餘望呢？又想到林妹妹臨終恨我到那般地步，我曾許他去做和尚，現在我真做了和尚，不知他知道與否？果然知道我做了和尚，他又作如何感想？還恨我不恨呢？那年，我聽見林妹妹凶耗，一時痛極昏厥，遇見那人，他說林黛玉已到了太虛幻境，如果有志尋訪，潛心修養，尚有相見之期。若這話果真，將來或許見得著。今兒師父說的什麼緣法、因果，也彷彿是指的這件事。這們想起來，師父不許我落髮，其中頗有深意。倘若到太虛幻境去，光禿禿的樣子，如何見得林妹妹呢？

湘蓮一覺醒來，聽他似乎自言自語，只聽不出說的什麼，不禁暗笑。說道：「你這人始終是拖泥帶水，倒還要落髮受戒去當苦行和尚，不要叫我羞你啦！」寶玉無言可答，只有斂容收心，腼然內愧。

又過了幾日，茫渺二人忽喚湘蓮、寶玉至他石室，說道：

「我二人要雲遊去了。你等道力甚淺，切要謹慎，不可遠出。倘或遇著虎豹，或為魑魅所乘，都不是當玩的。」又再三叮囑方去。湘蓮、寶玉自送師父去後，頭兩天恪守師訓，照常在石室靜修。寶玉素性好動，漸漸的心猿難制。

一日，天氣晴暄，忽動遊興。因對湘蓮道：「這一向圈在這個土窟窿裡頭，真把我

悶壞了，虧你早來了許多日子，倒還憋得住。師你不叫我們往遠處去，我想到洞門外松林子裡看看山景，也是好的。柳二哥，咱們去溜達溜達罷！」湘蓮連忙攔他道：「寶兄弟，師父不在家，我勸你還是少出去的好。你在這兒就嫌憋悶了，人家和尚還有立志坐關的，那又當如何呢？」

寶玉再三央求及道：「好二哥，咱們出去玩玩就回來，師父那裡會知道。就是師父知道了，都是我一個人的錯，決不叫你受連累，這還不行麼？」湘蓮受他央及不過，又念他是一個公子哥兒，如今在這裡受罪，也怪可憐的，只得同他攜手出洞。

此時，夕陽初下，照到東西翠壁上，成一種滲金的顏色。

那松樹林裡一片濃翠，夕陽從樹縫裡漏入，彷彿翡翠屏風上掛著一條條的金線，真是天然麗景，不由得便向那松林走去。原來大荒山上這些古松，都是從太古洪荒時代留下來的，至近的也在千年以上，所以盤鬱夭矯，各具奇態。就中有一棵分為兩扇，一扇橫鋪到深澗裡，那一扇斜撐向上，直遮了半個山坡。

松下橫臥幾塊山石，湘寶二人就在山石間坐定，一面玩賞，一面隨意閒談。

寶玉戲對湘蓮道：「柳二哥，我要審你：你到了這裡這些時，到底私動過凡心沒有？」湘蓮皺眉道：「咳！我的事你還不知道麼？我起先也想得一個絕色佳偶，不料遇著那冤孽，又錯聽人言，害得他枉送了性命。因此，我想塵世上的因緣，與我柳老二無分的了！所以，才跟著師父來到此間。寶兄弟，你想花兒落了，珠子也碎了，還能再整得起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原來你出家為此！當時，我也聽人說過，只不甚相信。若果真為三姐兒，他如今也在太虛幻境。我還見著他呢！」湘蓮聽了大為驚詫，忙問道：「你是什麼時候見著他的？」寶玉故意沉吟不語。湘蓮著急道：「正經問你，你又說不出，可見是信口胡編的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實告你罷，那年師父領我到太虛幻境，遇見了許多家裡人，都不大理我。倒是三姐兒拿著鴛鴦劍趕我，說了好幾句話。」湘蓮聽得呆了，又問：「他說的什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他對我還有什麼好話！無非怪我破壞他的婚姻，還說我們姓賈的都沒有好人。此事罪由我起，也難怪他這們恨我。

那回，你一再追問，我耳朵裡實在裝了許多閒話；咱們這樣的交情，又不便朦你，

所以才那麼說的。想不到他倒是一個烈性女子，坑了他不要緊，倒害了你了！幸而他尚在太虛幻境，將來若有容我補過的機會，我萬死不辭。」湘蓮道：「言重言重。知道我們還有緣份沒有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如此說，二哥是凡心動了？」湘蓮道：「休要胡說。我一向沒得空問你，我聽說你娶了親，中了舉人。如何又出家呢？」問得寶玉心中十分難過！歇了半晌，才答道：「你以為娶親是我願意的麼？都是家裡他們鬧的，也坑死了一個人呢！」湘蓮恍然有悟道：「我這才明白了。從前師父說過什麼金玉姻緣，又是什麼木石因緣，大概就指的這件事。究竟金玉姻緣是指誰？木石因緣又指的是誰呢？」寶玉聽了，眼淚繞著眼圈就要流下來！勉強忍住道：

「柳二哥，你問那些做什麼？咱們還是看看山景罷！」正說著，前山一棵高松上攛下來一隻白猿，向前直撲湘蓮，要搶他的鴛鴦劍！湘蓮喝道：「這畜生找死來了！」忙掣劍在手，向白猿迎敵，來回鬥了幾轉。那白猿身子輕巧，幾次掠到湘蓮身邊，險些將劍奪去。無奈湘蓮劍法如神，舞開了，變成了一道白虹，將白猿圍在中心。眼看那劍光越收越緊，白猿被他攝住，無法逃脫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寶玉忙叫道：「柳二哥，放他去罷！一破了殺戒，不但師父不依，咱們的道功也全毀了！」湘蓮聞言手下一松，那白猿便攛山越澗逃命去了！

湘蓮將劍收在鞘裡，瞧著寶玉道：「我說不要出去，都是你鬧的，險些闖了大禍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咱們快回去罷！」二人回至石室，已近黃昏。湘蓮又埋怨了寶玉一番。

次日，寶玉要去看他的前身那塊靈石，卻被湘蓮極力攔住。

寶玉再央及，他也不肯聽，只可作罷。這且按下。

卻說「情」之一字，自古至今最難打破。所以太虛幻境有那「癡情司」，將「情」字上又加一個「癡」字，正是為一般癡男怨女而設。諸君但看那柳湘蓮：初意何等斬釘截鐵，一聞寶玉說到尤三姐之事，便如霜後草根，逢春復活！何況寶玉出家本來為的是林妹妹呢？就是黛玉臨死如何怨恨寶玉，恨之愈深，其情愈切！又何曾能忘了寶玉？

那日，黛玉在瀟湘館病至彌留，囑托了紫鵑幾句話，還拉著手未放。陡然想起寶玉那回禪語，說得如何扎實，一旦竟自負心，不免咬牙切齒！剛說道「寶玉！寶玉！你好……」一陣昏迷，魂已出竅。看那天色都是昏沉沉的，身子倒輕鬆了許多。

正不知向何處投奔？忽見前面隱隱綽綽的似有一個人，身段和柳五兒相仿，忙向前趕上。恰好那人回過頭來，仔細一看，卻是晴雯。便喚道：「晴雯姐姐！你慢著點走，等等我！」晴雯道：「林姑娘，我就是來接你的。剛才警幻仙姑找我去，說是絳珠仙子塵債已滿，應歸太虛幻境，叫我趕來接引。咱們一塊兒走罷！」黛玉驚訝道：「這絳珠仙子說的是我麼？我幾時有這個名號？」晴雯道：「我也不大明白，他們說林姑娘的前世是什麼絳珠仙草，這裡預備姑娘住的地方，還叫做絳珠宮呢！

「黛玉又問道：「這太虛幻境在那裡？難道就是冥間麼？」晴雯道：「此處上非天宮，下非地府；說遠便遠，說近便近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經瞧見太虛幻境的石牌坊。兩邊石柱上刻著對聯，是：

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

石坊下站著兩個麗人：一個是雲堆翠髻，雪舞素腰，潔若春梅，靜如秋蕙；真有鳳翥鸞翔之態，冰清玉潤之姿。那一個豔似寶釵，丰姿稍減；慧如熙鳳，秀目更清，彷彿在那裡見過似的！細想起來，乃是賈蓉的前妻秦氏。二人瞧見黛玉到來，忙即上前見禮。秦氏又指那麗人道：「這位就是警幻仙姑。」彼此周旋了一陣。黛玉說道：「剛才晴雯說起多承攜帶。此間初到，正不知往那裡去呢？」警幻道：「賢妹既有來處，便有去處，容我引導。」

一路走著，經過多少殿座，都有匾額、對聯，不及細看。

驀地見前頭一座宮門，門內殿宇玲瓏，林木蔥蔚。警幻邀黛玉由宮門走進，所見瑤花琪卉，都不知名；又有白玉石欄，圍護著一叢仙草，帶葉微紅，飄飄似舞。轉過花叢，別有深院，中建華廈，蒼松遮戶，翠竹當階，結構甚為精緻。正房廊下遍垂珠簾，侍女們見他們走進，便將簾揭起。黛玉進內一看，原來是正房五間：前鉤後搭，幾陳麝鼎，架庋湘簽，佈置幽雅，大致與瀟湘館相仿。警幻道：「賢妹塵寰小謫，幾閱星霜，還記得在此間吟花弄月的舊事麼？」黛玉總不記得，只此處彷彿似曾到過！警幻又指眾侍女道：「他們都是伺候賢妹的舊人。」

眾侍女一同拜見，黛玉也都不認識。

大家坐定，秦氏問了賈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的安，又問起寧府近狀。黛玉本來和寧府不大往來，只含糊說道：「都好。「一時又說到鳳姐兒，黛玉道：「璉二嫂子倚仗身子強，什麼事也不肯落在後頭。如今也累得一身的病，三天好、兩天不好的，只不肯說罷了！」秦氏道：「二嬸子一向最疼我的，不是我批評他老人家的錯，我臨走的時候，囑咐他兩件事，都是咱們府裡的百年大計，他都給擱在脖子後頭，背地裡倒乾了許多損德的事。不但壽不看長，只怕將來還要墮落呢！」黛玉道：「這個我們都不知道。只聽說他背地裡放債，盤點小利。」秦氏道：「那還是小事。我們既好了一場，過幾天閒了，我還要家去勸勸他。趁著一口氣兒還在，自己虔心懺悔，把冤孽解了，好得多呢！」

警幻見他們正說得起勁，便先自告辭，說道：「賢妹初到，你們好久不見，多說說話兒。這裡就是賢妹的家，一切只和家裡一樣，不要拘套。有什麼事只管找我去！我此刻還有事，改日再來看你。」說罷，又吩咐侍女們好生伺候，便自去了。

黛玉送至庭外，看他去遠方回。見晴雯正陪秦氏談話，便問晴雯道：「你也住在這裡麼？」晴雯笑道：「我也配！我另住前頭『秋悲司』裡。」黛玉道：「那裡住的還有什麼人呢？「晴雯道：「人倒不少，我只和金釧兒姐姐在一塊兒。他也要來瞧瞧姑娘呢！」黛玉又問秦氏住處，秦氏道：「我管著『癡情司』的事，就住在司裡。那裡人又多，地方又窄，姑娘可千萬不要勞駕！」晴雯又問他：「這兩天見著二姨兒、三姨兒沒有？」秦氏道：「正經事我倒忘了，虧你提起來。那尤家二姨兒、三姨兒聽見林姑娘要來了，都歡喜的了不得！托我見了面先給說到，等消停了，還要我帶他來見見呢！」黛玉道：「二姨兒從前在大觀園裡我們見過，那模樣兒比鳳姐姐還俏呢！三姨兒還沒見過。人家都說他們的閒話，到底怎麼樣？」秦氏是有心病的，不由得臉就紅了，說道：「咱們府裡人太多了，吃了飯沒事，瞎造些謠言，那裡做得准呢？我看二姨兒是個善靜人。三姨兒說話硬點，也還直爽；他就因為姓柳的聽了閒話要退婚，氣得自己抹了脖子。這就看出他的性情了！」黛玉道：「蓉大奶奶！我還有一件事不大明白，怎麼他們都說你是警幻仙姑的妹子呢？」秦氏道：「這也有因。從先管『癡情司』的是警幻仙姑的妹子，名叫兼美。他升到情天上去，我才來接他的事。偏生我們兩個人同一個小名，所以就說混了！」正說著，只聽門外有人說道：「林姑娘什麼時候到的？我可來晚了！」晴雯出去一看，原來便是金釧兒。他同晴雯走進來，見著黛玉先請了安，又問起王夫人及府中近事，眼圈兒早已紅了！黛玉見他也動了薄命相憐之意，只不便說得。晴雯暗中看出，便說道：「罷喲！好不好的，誰能守著一輩子呢？姑娘才來，你不要婆婆媽媽的惹他傷心！」金釧兒忍住眼淚，又和秦氏相見。大家說了一回話。秦氏見瑞珠來接，便先自回去。

黛玉留晴釧二人在此同住，金釧兒道：「林姑娘跟仙姑說好了，我們再搬來罷？」晴雯道：「管他呢！你只管住下，姑娘得便再和仙姑說去，那有不答應的？」

一會子，侍女們回道：「晚飯擺在西屋裡了。」黛玉同晴雯、金釧兒走過那屋，見紫檀鑲玉小圓桌只安放一副杯箸。黛玉道：「你二人也一同吃了罷！」晴釧二人都道：「那可不敢！」黛玉道：「璉二奶奶那麼講究規矩，平兒還陪他一桌吃飯呢！這裡又不是府裡，礙什麼的？」晴釧等黛玉坐下，然後斜簽著半脆半坐的陪同吃罷，仍回至東屋。

此時，侍女們已掌上銀燈，放下護窗錦簾。黛玉斜靠在斑竹湘妃榻上，和晴釧二人隨意閒談。晴雯急著要問寶玉，又不敢造次，只得繞著彎子說道：「我到了這裡，別的倒也不想了，只捨不得怡紅院那棵海棠。偏偏我被攆的那一年，好好的花會萎了！好像是為我似的？」黛玉道：「你不知道那棵海棠又活了，還在冬月裡開著滿樹的花呢！」晴雯道：「花樹枯了重榮，也是有的。只是冬月裡開花是反常的事情，恐怕不是好兆罷？

「黛玉道：「可不是麼！寶二爺那玉……」說至此，似萬箭攢心！便咽住了。晴雯忙問：「那玉怎麼樣呢？」連問了幾遍，黛玉才說道：「丟了！」金釧兒慌忙道：「那玉是寶二爺的命根子，丟了可怎麼好？」晴雯忍不住只是哭！黛玉觸起前情，拿著碧綃巾遮面，也無聲暗泣。金釧兒要勸也不好勸，又想起他的委曲來，自向一旁落淚。一時滿屋悽慘。窗外竹子被風吹得刷刷的響，似助他們悲咽！還是晴雯先住，強裝笑容道：「好好的哭什麼，我真傻了！」金釧兒道：「都是你鬧的，還有臉說呢！」侍女拿巾奉與黛玉，黛玉一面拭淚，一面對晴雯說道：「你們真是……」說了半句，又復咽住。晴雯要解黛玉的悲感，便說道：「我撿了一件東西，那上頭花花綠綠的寫了許多的字，不知道寫的是什麼？等我拿了來，林姑娘替我看看罷。」說著，便掀開簾子一徑去了。要知所取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